



浒湾

□ 陈应松

从浒湾镇古河埠的石阶数起,每一块石阶都是明清雕刻的书籍,镌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。岂止这些码头的石阶,踏入浒湾古镇的街道,幽深闷巷的每一块条石,建筑物上的每一片青瓦,每一块墙砖,都是浒湾曾经的雕版,铺展和堆叠着他们印制的匠心。那些在雨水中晶闪的石头与砖瓦,是无数苍老的思绪,从砖缝和石墙中伸出的翠黛,是文字曾经翻滚、愈久弥新的智慧。而扔弃在墙角和街边的断砖瓦砾上长满的苔藓,是文字永远不死的灵魂。

我在古镇的小巷里遭遇到一个石拱门,上书四字:“藻丽娜嬛”,此门竟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当然,与它一起保护的是“浒湾书坊建筑群”。“藻丽娜嬛”是什么意思?弄得这小镇一派儒雅神秘。娜嬛指的是天帝藏书之所,藻丽指的是华丽的文词。也就是,这地方,这浒湾,是天上珍藏仙书美文的神境。难怪了!

多么美好的形容,不就是一个印书业的作坊吗?据说还有一个在文革时损毁的石拱门,上刻“籍著中华”四字,这也就明白了,原来,这里刻印的书籍,就是在赓续中华文化,记录民族智慧。

房子已老,但街巷未废,烟火尚盛;人虽已逝,但书籍仍在,雕版亦存。从“中国印刷博物馆浒湾书坊分馆”里,我们看到了许多宋、明、清时代的雕版,各种雕刻和印制的工具。那些雕版精致,每一块不仅仅是印刷的木板,且是精美的艺术品。不久前,浒湾古镇书坊街的居民左新模,翻修老宅天井时,意外发现了十二块清代的木刻雕版。而这条街上的洪寿云家珍藏的三块清代印花木刻雕版,和徐冬荣家的一块两截木刻雕版,也被相继发现。左新模家的十二块印刷雕版,藏在他家的天井木梁上,雕版有《易经》《康熙字典》《礼记》《诗经》等内容,想必主人一定是大喜欢这些雕版和它的内容,才能藏之梁上。抑或是散失之后幸存的宝物,作为家族事业曾经荣耀的见证,作为传家宝,悄悄保存它们,是留下美好记忆和怀念的方式。

浒湾的兴盛得益于它临抚河水利之便,得益于它曾是才子之乡,有众多的文化人特别是士人的加持。人们识字、识字,识书的价值、书的流通环节,以及复杂的雕刻、印刷、装订工艺。这是文化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,浒湾港口在当时以水运为主的年代,千帆林立,书籍成山,墨香弥漫街巷,灯火彻夜通明。浒湾被称为“小上海”、“不夜城”足有几百年。看看“清代中国四大出版中心”:江西金溪的浒湾镇、福建连城的四堡镇、武汉、北京,小小的赣东小镇浒湾为何成为全国的出版印刷中心之一,与武汉、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齐享盛名?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。

说到才子之乡,临川不会礼让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就有“邺水朱华,光照临川之笔”,此句虽指在临川为官的谢灵运,但后来因抚州(临川)人才汹涌井喷,便有了“临川才子”之说。这里山川融结,魁垒秀拔,俊采星驰,三公辈出,王安石、晏殊、晏几道、曾巩、汤显祖、陆九渊等,都是临川才子大军中的第一方阵。我两次到这里,惊异于此地的文化之盛,走到哪儿,都有高深和神秘尚存的古代书院,几乎村村有,这是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学府。历史上,抚州府考中进士的有二千四百五十名,状元五年。一个县的进士比许多省的还多。读书人之多,形成了一种风气,更多的是没有获取功名的文化人。读书人扎堆,爱读书,爱谈书,也爱藏书。在古代,书籍是紧俏物质,于是他们便自己动手,加入了刻印书籍的队伍,书香世家刻书印书,成为了当时风尚。因此地没有重男轻女观念,女子也进书院读书,这些女子知书达理,动手能力比男人强,也加入了书籍的刻印大军。制版、雕刻、印刷和装订,她们是一把好手。史载:“金溪浒湾男善于刻字印书”,“善于”就是文化的支撑,是一个地方文化底蕴的显示,就像有铜草花的地方一定有铜矿。印书不是卖饼,不是种豆,不是织布,是弘扬知识,传播文化的重要一环,是

文化人干的心手合一的活儿。

浒湾的“浒”读许,这是个多音字,用在地名上,它就是读许,大约是住在水边的许家吧,果然如此。《金溪地名志》载,明代初年,许氏从本县后潭许家迁来,因建村于抚河河湾,故名许湾,又因在水边,后称浒湾。也有野史说乾隆皇帝下江南,至此路过,将石碑上的“浒湾”念成了“许湾”,于是依皇帝金口,以讹传讹,便读作了许湾。不管浒湾许湾,也不管水运陆运,即使当今水运衰微,浒湾码头看不出当年繁盛喧闹的景象,但抚河湾仍有三个古码头、四个明清古漕仓遗址,让人们想象曾经的辉煌。在今下洲尾、仁里街、刘家巷一带,大量保存完好或荒废的仓储、客栈、茶馆、赌场、批发商号和富商大贾的宅第建筑,麇集屹立。如“贡试纸钱”,曾是储备中国古代中央一级科举考试专用纸张的仓库,也混迹于寻常巷陌、陈旧杂院中。但破旧残损丝毫掩饰不住它们曾经的倜傥卓异,绝代风华。那些院落的规模与格局,结构与雕饰,门楼的典雅,窗牖的繁复,书法的厚朴端庄,石刻的精致神工,让我叹赏古人的生活真是用心至极。遥想这些房舍庭院新建落成之后,街上石板铺就之后的盛景,经济与文化碰撞的空前繁荣,真是令人怀念和向往。如今,阳光下的街石依旧锃亮如银器,这种醉人的光泽是时间的磨痕与包浆。车辙像是遥远岁月细流的凹槽,里面盛满了独轮车负重艰难转动的吱呀声,牵引着人们的思绪飞回到耀眼年代的巅峰盛况。一个个的山房,一个个的客栈,一条条的排门商铺,印刷、批发、转运,代表着中华智慧的纸书典籍就此从这个赣东小镇出发,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。

古镇里,有的建筑正在加紧修复,里面的石板、木料、砖瓦,多是古旧之物,以达到整旧如旧。有的文保单位里,住着人家,大多是老人。这些房屋虽然采光普遍不好,甚至有些阴暗,有些杂乱,但院子里依然阳光明亮。从古老的梁上吊下的篮子里装满了防鼠的食品,板壁上挂有各种老物。有的院落被铁丝网密封,从网眼中可以看到肥大的芋叶、青翠的葱蒜、满畦的萝卜。街边,小孩坐在古老的山房门槛上晒着太阳,打着游戏,炊烟正在小巷里漫逸氤氲,卖油面的店铺里挤满了饕餮的食客。打盹的老头,晾衣的老娘,奔跑的小狗,人们悠闲地洗衣、聊天、买卖。偶尔会从深宅大院里冲出一棵老樟树,犹如古镇魂魄,守护着这里的人们。

在古镇,行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多少有些穿越感。但生活就是这样,和谐于古老和现代的交融中,这就是金溪众多古镇镇的现实,也是浒湾的现实。徜徉在车辙深深的石板路上,真不知今夕何夕。在金溪县境内,总共保存有格局完整的古村落一百二十八个,其中国保单位三个,中国历史文化名镇(村)七个,中国传统村落四十二个,省级传统村落三十一一个,保留明清古建筑多达一万多栋,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,它被称为“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”。而浒湾名列其中,且格外耀眼。

京兆世家、两仪堂、三让堂、善成堂、文盛堂、大堂堂、敦仁堂、红杏山房、渔古山房、旧学山房、漱石山房,有些字体如“漱石山房”故意变形,有妖灵之气,更多则敦厚朴素。“刘五云”是一个纸业品牌,而且一直是明代至民国时中国的第一大纸业品牌,却藏在浒湾的曲折小巷深处。这些曾经响当当的堂号,传播和保存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燎天火种,延续了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。我欣赏浒湾镇口高大牌坊上的对联,牌坊正面刻有“贯通百家金溪书卷映宏富,渊博六籍浒湾镇刻版留芳”,“匠刀藻版经史子集长续中华文脉,古镇书街历宋元明清再扬盛世儒风”;牌坊背面刻有:“浒湾泊千帆载赣版名著出临汝,秀谷开万卷蕴宏图英才盛乾坤”,“江右帮善刻印者浒湾人,古今典籍列街铺之金溪书”,正是准确的历史评价与赞誉。

天上有娜嬛,地上有浒湾。临川浩浩才子,金溪滔滔藻丽。

书铺街的东口,有一“洗墨池”遗址,池边曾有乾隆壬寅年所立“聚墨”石碑,字体遒劲豪迈。墨池约一亩,相传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手迹。虽石碑无存,但浒湾人蘸尽四海之墨,印尽天下之书的自豪与雄心仍在古镇萦绕飞扬,久不能去。《无量寿经》曰:“光颜巍巍,威神无极,如是炎明,无与等者。日月摩尼,珠光炎耀,皆悉隐蔽,犹若聚墨。”聚墨也许说的是一种罕见的宝玉,但形容浒湾也很贴切,它不仅仅是浩瀚墨卷、皇皇典藏的出版之地,也是光颜巍巍,威神无极的文化圣地。



暖风(国画) 柯于明 作

洒向人间都是爱

□ 江柳

因为工作关系和个人兴趣爱好原因,我和苏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我读苏东坡,背苏东坡,讲苏东坡,写苏东坡,学苏东坡,把他作为我人生的偶像。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。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。

苏东坡是有血有肉、鲜活立体的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可亲可敬的苏东坡。他有千面人生,但其中一面格外熠熠生辉,这就是他的“遗爱”情结。他把仁爱留给世人,把大爱洒向人间。

苏东坡的作品中多次用到“遗爱”。他赞美官员是个“好官”,就说是个“遗爱官”。在《满江红·寄鄂州朱使君寿昌》中,他写道:“君是南山遗爱守,我为剑外思归客。对此间、风物岂无情,殷勤说。”这是赞美鄂州(今武昌)知州朱寿昌的。朱寿昌年幼时,母遭父弃,母子分离。长成之后,出任为官。先后任职杭州、南通、岳州、闽州、鄂州,但思母之情一直萦萦于怀。后听说母亲流落陕西一带,便辞官去职,千里寻母。宋神宗得知后,责令官复原职。从此,朱寿昌孝子之名闻名天下。百善孝为先,所以苏东坡称他为“遗爱守”。在《醉蓬莱·重九上思猷》中,苏东坡写道:“来岁今朝,为我西顾,酹泪觞江口。会与州人,饮公遗爱,一江醇酎。”这是为黄州知州徐君猷写的。正是这位徐知州在苏东坡穷困潦倒、谪居黄州期间,划出黄州城东一面坡地,供其耕作糊口,从此苏轼号东坡居士,名扬天下。北宋元丰五年(公元1082年),徐君猷离开黄州赴湖南上任,安国寺僧首继连请苏东坡为他们经常相聚的寺内竹间亭取个名字,并题额留念。苏东坡有感于徐太守为官清廉、有益乡间,便取名为“遗爱亭”,作《遗爱亭记》。开篇即点题:“何武所至,无赫赫名,去而人思之,此之谓‘遗爱’。”赞赏他是一位不折腾、不扰民的好官。在苏东坡心中,为民请命、为民办事、为官清廉就是“遗爱官”,是做官的最高境界。他自己则身体力行,在哪里为官,就把大爱留在哪里。

苏东坡为官第一站是凤翔府签判。下车伊始,就改革一项弊政——衙前(北宋负责运送官府物资的差役),小试牛刀,旗开得胜。当时凤翔府的衙前主要是歌取终南山的竹子,编成木筏,从渭入黄河运送到京城。往年官吏们要求在河水暴涨的季节发运,往往弄得服役者倾家荡产。苏东坡禀明上司,修改规程,改在河水平缓的季节实施,减轻了劳役和百姓伤亡。

苏东坡两次为官杭州。第一次任通判,第二次任知州。任通判期间,他协助知州陈襄整治杭州六井,解决杭州百姓吃水大问题,并写下《钱塘六井记》,记叙六井的由来和整治六井的全过程。再任杭州,已是五年之后的事了。一到杭州,苏东坡面对严重的旱涝灾情,粮食歉收,米价飞涨。他以不屈不挠为民请命的精神,一再上奏朝廷,请求赈灾,并将救灾款连同原计划整修官舍的费用,全部用来采购粮食,百姓得以度过荒年。那时,杭州西湖已严重淤塞。他说:“使杭州而无西湖,如人去其眉目,岂复为人乎?”于是下决心整治西湖。他连写两道奏章,申请经费,“以工代赈”。经过半年整治,水草淤泥全部清除,一条南北长堤屹立湖中。从此,世人便有了“苏堤春晓”的无边美景。这是苏东坡的千年遗爱啊!

苏东坡甫任密州知州,恰逢巨大蝗灾。他写道:“前时渡江入吴越,布阵横空如项羽”。蝗虫所到之处,草木为之一空,简直像烧杀掠夺的西楚霸王项羽一样可怕。他身先士卒,从早到晚奔忙在田间地头,率先捕蝗,发动群众以火烧土埋的办法捕杀幼虫。在巨大天灾面前,苏东坡怀着沉痛的心情“洒泪循城拾弃孩”,拨出粮食,专门用于收养这些可怜的弃儿,救活了数千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儿童。

作为徐州知州,苏东坡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战斗。上任不到三个月,黄河大堤决口,洪水汇于徐州城外,城外一片汪洋。苏东坡调集五千民夫,火速加固城墙,但城里有钱人要求出城避难。苏东坡挺身而出,慷慨激昂地表示:“只要有我在,水决不能败城”。他率领官兵筑起长堤,挡住洪水。奋战七十多天后,徐州城保住了。灾后,他奏请朝廷拨款修筑防洪大堤,并建黄楼以为纪念。

苏东坡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,断崖式地跌入人生谷底,本是不堪忍受的磨难。但他很快融入百姓之中,躬耕东坡,放浪山水,修身养性,激情创作。当他了解到鄂州(今武昌)、黄州一带有弃杀女婴的恶习,“闻之辛酸,为食不下”,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,请他尽快革除这种惨绝人寰的愚昧风俗,自己则张罗成立了一个民间慈善组织——育儿会,向本地富户募集资金,自己带头慷慨解囊,救济那些极为贫困、无力养育孩子的人家。他说:“若岁活得百个小儿,亦闲居一乐事也”。爱民

之心,溢于言表。

作为登州知州,苏东坡上任伊始,便马不停蹄开展工作。但到任刚五天,又接到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还的诏令。还京途中,他一连写了两道奏章: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,提请朝廷重视登州防务,操练水军,减免盐税,减轻百姓负担。经此一举,朝廷加强了登州海防,废除了登州、莱州两地实行了几十年的“榷盐”政策。百姓感其家国情怀,念其爱民之德,在蓬莱阁修建“苏公祠”,刻以“五曰登州府,千年苏公祠”的楹联,让苏公遗爱播洒千年。

苏东坡又知颍州。当时,颍州水患严重。有人建议开挖八丈沟,将陈州之水引入颍水,再进入黄河。苏东坡深知工程耗资巨大,不能贸然上马。他走访民众,选派懂水利的官吏实地勘察,结果证明,开挖八丈沟有弊而无利。他立即上奏朝廷,阻止了这一劳民伤财的工程。

在从颍州赴扬州上任的路上,苏东坡发现村落萧条、人烟稀少,农民怕官府催缴“积欠”,不敢返乡,心情十分沉痛。到扬州后,他立即奋笔疾书一篇长达七千余字的上表。他说:“臣闻之孔子曰:‘苛政猛于虎’。昔常不信其言,以今观之,殆有甚者。水旱早人,百倍于虎;而人畏催欠,乃基于水旱。臣窃度之,每州催欠吏卒,不下五百人。以天下言之,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,百姓何由安生?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?”殷殷之情令人动容。朝廷很快奏准,暂停催收,百姓欢腾。其时,扬州一年一度的芍药花会正在紧张筹办之中。苏东坡走访花农、百姓,发现怨声载道。他毅然决定停办万花会。百姓无不欢欣鼓舞、奔走相告。

定州地处宋辽边缘地区,是北宋的军事重镇。到苏东坡出任定州时,已到了“边政颓坏,不堪开眼”的地步。苏东坡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整顿军纪,加强操练,维修军营,终于使定州士兵人心安定,军容整肃。

谪居黄州期间,苏东坡曾见农民使用一种先进的插秧工具——秧马。又贬惠州后,他编写《秧马歌》,介绍秧马的制作、使用方法,很快在惠州各地推广开来,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,百姓称赞不已。惠州有一座丰湖又名西湖,在苏东坡的大力襄助下,禅栖园和尚化缘筹集资金建设一座新桥,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苏东坡一生到过三个西湖。在杭州疏浚西湖,建

成苏堤;在颍州又治西湖;贬谪惠州,作为“不得签书公事”的罪人,仍不遗余力,促成了这项有益于众生的工程。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诗赞道:“三处西湖一色秋,钱塘湖水更罗浮。东坡元是西湖长,不到罗浮便得休?”原来苏东坡是落实“湖长制”的第一人啊!

再贬海南儋州,苏东坡已做好九死一生的准备。自己生活无着、难以继,但还时刻关注着百姓疾苦。他书写柳宗元《牛赋》,劝告黎民爱惜耕牛;他写信给亲友,从内地求购药材,馈赠黎民治病;他作《和陶劝农诗六首》,劝告人民垦荒种植,发展农业;他诵读杜甫的《负薪行》,劝告当地百姓,改善妇女的生存状况;他与当地的文人交游,讲学、作诗、送字、赠画、编写教材,培养了海南有史以来第一名进士姜唐佐。苏东坡的到来让这个荒蛮之都带来了文明的火种,点亮了文明之光。

苏东坡走到哪里,就把人间大爱洒向哪里。千百年来,所到之处,百姓都爱戴他、怀念他,用各种纪念设施铭刻他的遗爱。因为谪居黄州四年多,并在黄州写下《遗爱亭记》,当地政府将黄州城中的东湖、西湖、菱角湖合并命名为遗爱湖,用12年时间,建成一座5平方公里(含湖面3平方公里)的遗爱湖公园。这座突显“东坡文化、遗爱主题”的文化公园,集苏东坡诗词词赋之佳句,采遗爱湖形景物之灵气,将十二个景区分别命名为遗爱清风、临皋春晓、东坡问稼、一蓑烟雨、琴岛望月、红梅傲雪、幽兰芳径、江湖归雁。景区或直接取自苏东坡在黄州的诗词,或由地理方位与苏东坡作品融合而成。景区的植物、展馆、建筑、雕刻等都从不同的角度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种意境和主题。黄州人觉得,不用遗爱湖公园这样的鸿篇巨著,不足以展现苏东坡的人间大爱。遗爱文化浸润在公园的每一处景点、每一座建筑、每一个角落,深深镌刻在每一名市民心中。

著名文化学者熊召政有感于苏东坡之大爱、有感于遗爱湖公园,深情撰写了一篇《遗爱湖记》。其文曰:“胜景澄心,在雅能易俗;一方福祉,在官欲利民。故柄政之绩,不在时誉而在青史;宦海作为,不在自夸而在民意。履职尽责在奉公,去后方留遗爱。此乃太史公所赞之循吏也。当山水知音而不狎,圆百姓之梦而不怠。此种遗爱,方能传诸后世。”

地菜

(外三章)
□ 汤秀英

卑微地立于田间地头。一出生就蜗居在飞行盲区,很少被蝴蝶蜜蜂注意到。春风要从杨树或柳树的侧翼迂回,才能拂拂一次。月光要拐很多道弯,才能临幸一回。

自被人搬上餐桌,它的名气便大了起来,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。从此与乡愁结下不解之缘。有它的地方,就有乡音乡情。有它的地方,就有乡思乡恋。

在蚂蚁家族出没的地方,练就一身肝胆。风雨奈何不了,雷电奈何不了。爱也奈何不了,恨也奈何不了。

这一点春天最有体会。它一开花一结籽,春天就老了。

槐花谣

怕吵着犯春困的蝴蝶,槐花把脚步一再放轻,轻如一个人的呼吸,上达天意、下通灵犀。

从同一个枝头并肩而落的两朵槐花,其归宿和运道竟截然不同。一朵在朝,一朵在野。一朵在虚,一朵在实。一朵在刚,一朵在柔。一朵在绝情谷,一朵在相思壑。

扛着锄头从槐树下走过的老农,忍不住拾起一朵塞进嘴里,甜甜的乡愁立即兵分两路,迫不及待从嘴角溢出。

急急忙忙的风,一下就把节奏弄乱了。落槐如雪,跌在春天细如春光的尖尖,如同一场倒春寒,倾泼在游子险象环生命运的心尖。

明前茶

在后山,你是富可敌国的公主。坐拥千顷月光,腰缠万贯星辰,还有这春风爱抚着的土地,这夹杂着几声鸟鸣无边的寂静,都属于你。

你的善良和清纯常常让一群蜜蜂迷失本性,整天在茶园附近无所事事放逐自我。蝴蝶吻重一点,你都会害羞地偏过头去。那时,简单和仁爱离你很近,世间的灰尘和农药离你很远。

在杯里,你是风姿绰约的少女。一滴滚烫的水,瞬间让你体内的春天和激情得到释放。壶里乾坤大,杯中日月长。这时的你,早已看遍遍花落花开,尝尽酸甜蜜苦。

踏青归来,我最享受的时刻,是双手执书却不看书,只看你,和无数个长相接近的兄弟姐妹,挤在一方狭小玻璃器皿,一边同沉浮,一边共享人世繁华。

杜鹃

你定居在远离人间的山上。每年春天,我都要将衣服和头发收拾齐整,翻山越岭去看你一次,像看一位久未谋面的远亲。

你家的两个仆人蝴蝶和蜜蜂,老远就敲锣打鼓将我迎接。她们依你的吩咐,用翅膀把石板上的灰尘打扫得干干净净,请我入座。

你永远那么好客,一下就用春风这壶酒将我灌醉,跌跌撞撞的脚步随落叶一泻千里,瞬间踏响满山寂静。